

翻轉

CHAPTER2 HOW is LANGUAGE POSS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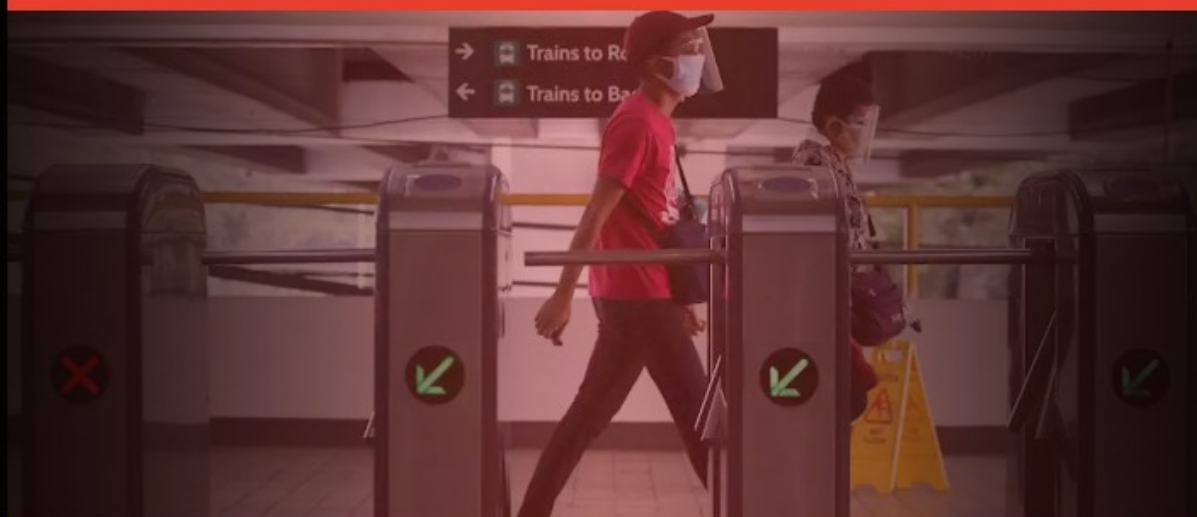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哲學研究》

EPISODE / 08

《哲學研究》174-208節

客觀性即公共性

OBJECTIVITY IS
PUBLICITY



2020/11/02 8PM
WECHAT GROUP
LIVE



報名按
二維碼
並打字
“報名”



翻轉電臺誠意奉獻 FLIPRADIO COPYRIGHT 20

2.0 總 VOL 26

CHAPTER2 语言何以可能

基础问题意识：不论个体的“人生意义”，还是社会的“公共正义”。个体反思、公共言谈。我们可以信任语言吗？是否有一种语言的治疗达到“真理解”的方法。

EPISODE08 伦理是唯一终点

基础问题意识：上次我们提示了一种“终止解释”的概念的存在，但是，到底问题是什么样的？如何摆脱，以及我们该怎么做呢？

翻电2.0 整体章节

1 纯粹理性批判 / 2 哲学研究 / 3 论语 /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5 性经验史 / 6 理想国 / 7 精神现象学 / 8 存在与时间

上次我们罗列了一系列的词汇

并提示“探索”不能停止

泛心理学的：

PUA / PTSD / 反智 / 人格 / 爱无能 / 讨好型人格

乌合之众

泛神经科学的：

抑郁症 / 心流 / 选择困难 / 理性感性 / 斯金纳盒 / 同理心

终极的解释 / 内在归因

PTSD / 张扣扣案

解释一：复仇

公诉人：“因生活不顺泄私愤杀人的罪证证明。”

辩护人：张扣扣罹患PTSD

为何”复仇“不可以呢？

我们如何”泻私愤“或者”PTSD“

这里我们发现几个问题

从一个社会正义问题回到语言问题

1 我们有一种内在归因的冲动
(我们认为一件事的本质在于内在性质)
不是具体的事情, 而是一种”内在模式“

现在可以分出两个问题:

1 为什么有内在归因冲动, 为何”复仇“还不够 (怎么就你
复仇, 别人不复仇)

”泻私愤“是复仇的本质:

”复仇“似乎是个公共愤怒

而”生活状况“是个”私人愤怒“

”PTSD“是复仇的分支:

”复仇“似乎是个公共愤怒

而”PTSD“是个”内在冲动“

2 为什么这种”内在归因“是可能的?

答案: 因为语言的分析性

上一期我们已经形成了对这些词汇的警觉

但是如果真的要拆解词汇, 治愈哲学病

什么样的语言分析性? 怎么形成的向内探索? 该如何理解?

最后我们想要的：
遏制一个个人主义的向内探索冲动
重新恢复对于公共性的关注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HIRD
EDITION

174-207 节 客观性即公共性

174-207

客观性即公共性

Section1：174-181节

（我们如何”继续下去“）
从心里确定到外在”信号“

Section2：182-192节

终极解释：对意谓的大混淆

Section3：193-196节

（机器运转的例子）
解释崇拜到语言崇拜

Section2：197-207节

客观性在于公共共识和实践

一种现代哲学病是一个两步法PTSD：

1 向内探究本质

2 发明概念预测未来

从心里确定到外在”信号“

我们如何说”我可以继续下去了“

174-181节

174节：“认真地”凸显一种捍卫内在感受的尝试

175节：“内在感受”是一种解释性的冲动

176节：当我们描述内在性，我们不说那是一种“原因”

177节：前后相继的因果性，不具备共时性关系

178节：“被带领”是一个隐喻的性质，而非其实质

179节：内部状态的外部条件

180节：从内部状态到“信号”

181节：是不是真的能“继续下去”，全在于其“客观性”

我们有一种深挖到”意图“的冲动

第174节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做这件事“

什么是认真的体验？你马上想到一种特定的表情、姿势——而你接着又要说：“这恰是一种特别的内心体验。（当然，这话没说出任何更多的东西。）（这里和意图、意愿的本质问题有关。）

复仇只是他的手段，”泄私愤“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什么是”私愤“啊？

在19/20世纪，存在一种”主观性“被彻底取消的危险，或者只能剩下感觉

康德的理性划分出了纯粹内在的”世界“，这同时也是一种技术，纯内在的意图才是最真的

“意图”都是一种回望式的解释

第175节

我要说：“当然了,我现在受到带领。但这时发生了什么富有特征的事情呢?如果我说出发生的是什麼,它对我就不再作为富有特征的东西出现了。

意图首先不能描述为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意谓）

私愤不等于他生活中的实际困境

PTSD不等于他过去受到的伤害

但我记起其他东西了吗?没有;而我却觉得当我对自己说“带领”、“影响”之类的词——那里似乎一定曾有过其他什麼。我对自己说:“我当时确实是被带领着呀。”——于是就出现了关于那个虚无缥缈、无迹可寻的影响的观念。

36节：

我们这儿的做法正像我们在大量类似情形下的做法样:因为没有单独一种身体动作我们可以举出来称之为指向形状(例如相对于指向色而言),我们于是就说和这话相应的是一种精神活动。每当我们的语言让我们揣测该有个实体而那里却并没有实体,我们就想说:那里有个精怪。

当我们回望，一定希望找出一个与事实“实体”
都无关的纯粹内在“实体”，我们就开始发明这
些概念

“内在状态”是实存物

第176节

这与任何一种单纯的现象共时性相对:但同时我又不想把体验到的现象称为“体验到了受影响”(这里已含有意志不是一种现象”的观念)。我想说我所经验的是“因为”,但我不想把任何现象称为“体验到了因为”。

“泄私愤”是报仇的原因, 但“私愤”是一种长期实在

“PTSD的解离”是报仇的原因, 但“PTSD”是一种长期实在

这里, 我们发明了实体, 而非原因

语言的“实体崇拜”

如果不说出“实存物”, 承担者, 语言的效力就要打折扣

但这个实存物却并不“在场”

第 177 节

我想说：“我体验到了因为”。不是因为我记得这种体验,而是因为当我回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所体验到的东西,我是以“因为”(或者“影响”、“原因”、“联系”)这个概念为中介来看这种东西的。

这都是回望和解释，不是当时感受和发生的

这实存物凭什么在场呢？

既然不在场， 这些概念是些比喻和形式

第 178 节

请你做一下这个动作,好像你特领着一个人,然后问问自己,这个动作哪一点是在带领。因为你并没有带领任何人。但你仍然可以把这个动作称为“带领”动作。所以,这个动作,以及这里的感受,并不包含着带领的本质,但你仍不得不使用这个说法。

整个心理学，充满着这种“力学”的比喻和形式：

“私愤”需要“泻”

PTSD就像“余震”

这不可能是一种“实存物”

可见这些“内部探究”都是我们脱离现场回头解释,
采用各种比喻和形式框架的一种“总结”

“内在感觉”归纳提供着必然性吗？

第 179 / 180 / 181 节

都不是。他想到公式时说“现在我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这句话用得对头当然是在某些条件下，例如他学过代数，以前已经用过这类公式。所有这些条件构成了我们的语言游戏的舞台。

“我想到了那个公式”的内在感觉，确实很多时候具有某种确实性，这种确实性是经验性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这种情况：B心里什么也没有浮现，只是突然说“现在我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也许带着松了口气的感觉；而且事实上他的确不靠公式就继续把这个系列算了下去。

“内在感觉”既不保证有独一的“内在状态”，也不保证有确定的外在结果，那这种语言使用的价值是什么呢？

在这里倒不如把它们称为一种“信号”；我们根据他接下去进行的情况来判断这个信号用得对不对。

一种“以言行事”的视角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下面的事例：B 说他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但他要继续下去时又迟疑起来了，继续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应该说他刚才说他能继续下去是说错了呢，还是应该说他刚才能继续下去，只是现在又不能了？很清楚，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说的也会不同。（请考虑一下两种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是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

终极解释：对意谓的大混淆

182-192节

182节：解释性与“意谓验证”

183节：回看的解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原因

184节：言说对象在我心里复现了（“曲调在那里”）就是个最糟糕的解释

185节：解释的不同是外在基准理解的差异，而非内在的

186节：没有固定内外一致的判断基准——直觉

187/188节：解释必然囊括意谓

189/190节：不是解释决定意谓，而是意谓决定如何解释

191节：我们当然可以掌握多种不同的意谓（但不是直达终极解释）

192节：超级意谓 / 超级解释

解释性与“意谓验证”

第 182 节

为何圆柱体可以卡入空圆柱体：因为他们的直径一致

为何我可以背诵课文：因为我已经记住了

为何你理解了维特根斯坦：因为我把握住了他理论的本质

适配：性质一致

能够：内在能力

理解：本质把握

“这个螺丝适配这个螺帽吗？”

“你能背出这个课文吗？”

“你理解维特根斯坦了吗？”

却一点都没有要检查这些“解释”的意思

“适配”，“能够”，“理解”的通行标准比乍一看时要复杂得多。即，用这些词进行的语言游戏，以这些词为手段的语言交流的使用，要更为错综。它们在我们语言中扮演的角色，和我们所愿相信的不是一样的。

这些词汇都是表达一种“本质”的把握

但实际语言游戏时，大概都是“试一试”

单一意谓可以有多个解释

第 183 节

我们也说：“现在我能继续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公式了”,就像我们说:“我能走去,我的意思是我有时间”;但我们也说:“我能走去,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够健壮了”;或者:“我能走去,就我的腿的情况来说”、这时我是拿行走的这个条件和其他条件对照而言的。

我能走去的“意谓”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且这些不同的“解释”，也正是因为原因的丰富，这里面一点没有力学的必然性

但我们在这里必须留心,不要以为和这个事例的本质相对应存在着全部条件的总和(例如,一个人走去的条件的总和),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他似乎就非得走去不可。

“私愤”和“PTSD”的解释与这样的思考方式产生巨大差异

解释与意谓有那么大差别吗？

第 184 节

那么,他“担保”他知道,相当于什么？

一个非常“内在”的“解释”

当然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人确信无疑地说:现在他知道这个曲调了,这时这个曲调(以某种方式)在那一刻整个地出现在他心里。而这就是“这个曲调整个出现在他心里”这个说法的一个定义。

一种强迫性的解释, 就导致一种实质性的同语反复, 解释为：
意谓对象内在在心里。

PTSD就是这样一种解释

言说对象在我心里复现了的同语反复

如果一定要区分解释和意谓

第 185 / 186 节

我们对他说：“瞧瞧你做的！”——他不明白。我们说：你应该加2；看看你是怎样开始这个系列的！”他回答说：“是啊，这不对吗？我还以为应当这样做呢。”——或者假设他指着这个系列说：“可我是在用和以前一样的方式做呀。”这时再说“可你就看不出来...吗”，再重复原来的解释和例子已经毫无用处了。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作用于“解释”来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吗？

“那么，你归根到底是说：为了正确执行‘+n’的命令，每一步都需要新的洞见——直觉。”

意谓与解释的关系是不是纯粹“不可使用语言的”，如果说，就是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直觉带有了重复的性质，与直觉相关的词，人格，性格）

不；我当时的意思是，在每一个所写的数字后面，他应该写下隔过个数字的第二个数字；由此自然得出了所有那些命题。

终极“解释”的尝试，用“每一个”形成一个普遍命题
关于什么是“每一个”可能有不依靠意谓的稳定性吗？

说在每一点上都需要一种直觉，几乎还不如说在每一点上都需要一个新的决定来得更正确些。

直觉：每一点上有个既定模式

逻辑：每一个点上有个推导

视角：每一点上有个视角选择

无意谓的解释，效力逐渐减弱

第 187 / 188 节

当然;你甚至可以说你当时的确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你不应该让“知道”和“意思”这些词的语法引入歧途。因为你的意思不是你当时想到了从1000到1002的步骤——即使你想到了这个步骤,你也没有想到其他的步骤。

命令的“解释”中并不包含意谓，因此不能认为“解释”就取得了必然性

你说“我当时已经知道...”这大致是说:“假如别人当时问我他在1000之后应写什么数字,我会回答说“1002””这一点我不怀疑。这同下面这个假设同类;“假如他当时掉到水里,我会跳下去救他的。”——那么,你先前的想法错在哪里了?

而不是说“一旦有人掉到水里, 我就会跳下去救他”

因此一个解释说“每一次”，“一旦”这个词汇该如何理解

于是你曾倾向于这样表达:“即使我还不曾在笔头上或思想上完成这些步骤,它们真正说来已经完成了。”仿佛它们以某种独特的方式事先决定好了,预计好了——就像说单单意谓就能够对现实作好预计。

一个意谓的验证（实验法）就说明一个解释可以应用于所有的意谓，这是不可能的

不是解释决定意谓，而是意谓决定解释

第 189 / 190 节

然而,这些步骤不是由代数公式决定的吗?”这个问法包含着一个错误。

只要有公式，就有固定的数字

"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对这些人来说,“加3”的命令完全决定了他们从一个数目到另一个数目的每一个步骤。(相对于接到这个命令不知该做什么的人,或者相对于得到这个命令后大家都很有把握,但每个人各行其是。)

对于这些结果，不能说那是“假的”，那该如何解释呢？

而我们要是问“ $y=n$ 平方是一个由给定的值决定 y 值的公式吗?”不加说明就弄不这个问题要问的是个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是用来测验一个学生是否理解决定”一词的用法;也可能是道数学题,要求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证明 x 只有一个平方值。

这个解释的发问意义与诿受到意谓的决定

现在可以说:“公式的意思是什么,这决定了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在这个意义上,意谓什么就能够事先决定该采取什么步骤。

语言的意谓总有多多样性，有什么样的意谓，才有什么样的解释

再看“超级解释”

第 191 / 192 节

在何种意义上做不到这点（一下子抓住一个词的意义）？——然而我们似乎能在一种更直接得多的意义上“一下子抓住”。但有一个说明这一点的范本吗？没有。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只是这个表达式而已。不同图画交叉的结果。

除非有超级意谓（范本），不然不具备超级解释

实验的变量控制可不就是找到一个“超级范本”的方法吗？

你没有这个超级事实的范本,却被引诱去使用个超级表达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最高级。)

到这里，我们如何看待PTSD等词汇？

解释和意谓

重新看待这个问题

意谓：在具体情境下的一个语言描述对象

解释：超出情境的概念，能够用于所有情境

“你过去几年的经历都是因为PTSD”

过去的看法：

解释通达本质，解释是因，这个原因最终通达了纷繁的结果

维特根斯坦的质疑：

超级意谓是什么？如果没有，解释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看法：

同一个意谓，可以有多个解释。解释不具备完备因，一个解释该如何理解，也需要具体的意谓。

“内在归因”就是这样一种解释和意谓信念的结果

“本质旨趣”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解释崇拜到语言崇拜

193-196节

193节：即便解释有个范本，那也不可能是全部

194节：声称预计是对应某种实在结果仅仅是语言的用法而已（这种连接是纯语言的）

195节：一个语言的使用其意义在于具体情境中

196节：实存物崇拜是一种语言崇拜

超级解释：抑郁症

超级概念：抑郁症

语用：抑郁症患者可能出现更大的失眠、抑郁情绪、自杀等风险。

（因此：我们要做一个抑郁症的筛查）

即便解释有个范本， 那也不可能是全部

第 193/194 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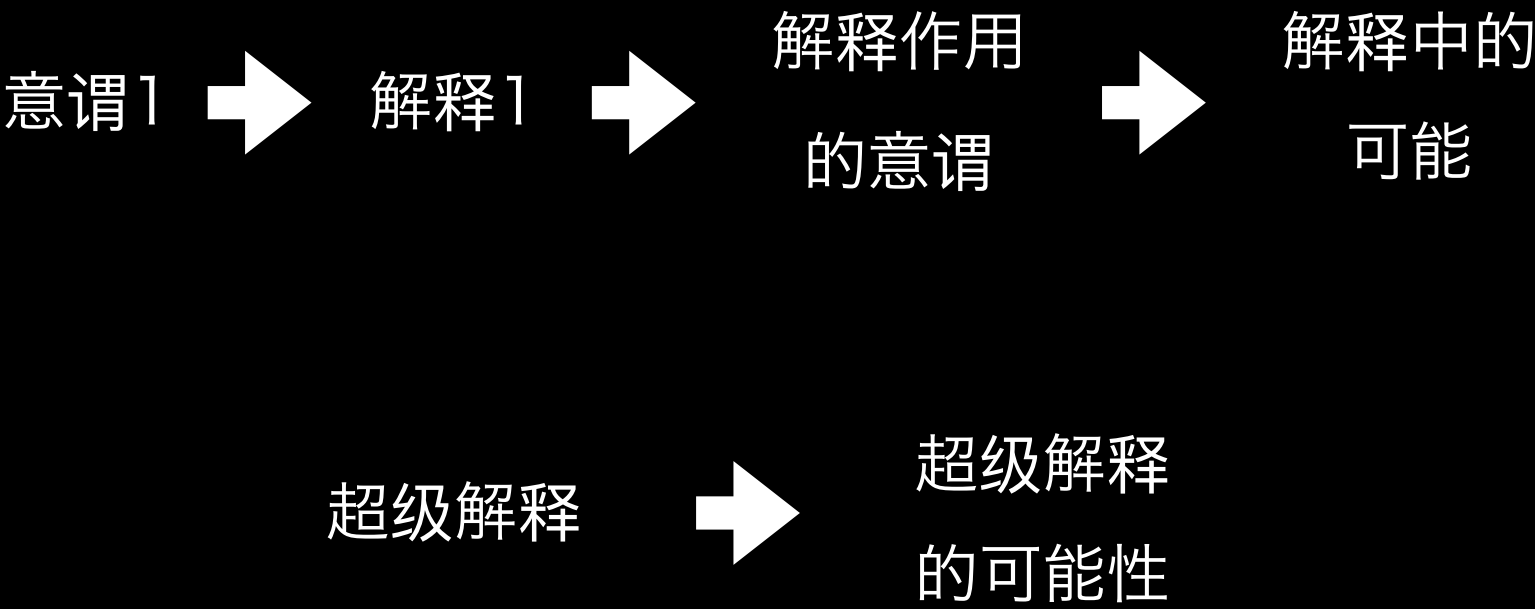
“机器似乎从一开始就在自身中包含着它的作用方式”是说:我们倾向于把机器未来的运转的确定性比作已经放好在抽屉里的东西的那种确定性——我们现在又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蕴含在“解释”、“概念”中的语言推论似乎是实在的

从“实存物崇拜”转而到了“语言即实存”

运转的可能性,这是什么呢?它不是运转， 但它似乎也不仅仅是运转和活动的物理条件——例如轴承和轴杆之间有个间隙,轴杆在轴承里卡得不是太紧。因为虽然从经验上说这是运转的条件,我们却也可以设想事情是另一个样子。运转的可能性倒应该是像运转本身的影子那样。

当我们说“XXX的可能性”， 在语言中， 其已经多少发生了



语言崇拜

第 195 / 196 节

阶层固化 / 内卷 / 加速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我现在(即在抓住用法之时) 所做的是以因果方式以经验方式来确定未来的用法;而是:通过某种稀奇的方式,用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存的。”

这些词汇的“用法”似乎都“实际存在”

这些词汇就成了形如：

理念、规律、精神、善、美

一样的柏拉图主义词汇

我们没弄懂语词的用法,就把它解释成在表达种稀奇的活动。(就像把时间想作一种稀奇的媒介,把心灵想作一种稀奇的存在物。)

客观性在于公共共识和实践

197-207节

197节：那么语言的确凿性从何而来？

198节：稳定的用法和习俗（而非必然性和永恒性）

199节：语言中的确凿性在于一种稳定的“用法”

200节：概念与外观（表象）的实在关系

201节：遵照规则的行动不是解说着规则，其就是规则本身

202节：遵从规则一定是实践性的

203节：语言的自然使用与语言的回溯和预测

204节：先有实践，后有命名（反语言崇拜）

205节：意向不是最初的开始，意向不具备确定

206节：规则都需要更广泛的习俗基础

207节：离开一致性的行为，语言就陷入混乱

语言的确凿性在习俗和用法

第 197 / 198 节

那么,不到我下过了棋我就不知道我当时想玩的是什么游戏吗?抑或所有的规则都包含在我产生意向这一步之中?

前半句：确凿性在承担者

后半句：确凿性在意向

“咱们来下盘棋”这话的意思和象棋的全部规则之间的联系是在何处形成的?好,在象棋游戏的规则表里,在棋艺课上,在下棋的日常实践中。

过去的经验、精神客体中

“但一条规则怎么能告诉我在这个地方必须做的是什么呢?无论我怎么做,经过某种解说都会和规则一致。”

确凿性在语言本身

不然;我也已经提示出,唯当存在着一种稳定的用法,一种习俗,才说得上一个人依照路标走。

确凿性在习俗（一种主客一体的模式）

一个刁钻的例子

第 199 节

我们称为“遵从一条规则”的事情,会不会是只有个人能做,在他一生中能只做一次的事情?

“遵从”、“个人”、“一次”

要么是“内在”即确凿

要么是“分析性”的确凿（单因单果）

到现在, 已经否定了：

确凿性在承担者：唯物主义

确凿性在意向：现象学

确凿性在概念：理念论

确凿性在个人内在：经验主义

确凿性在“分析性”：逻辑主义

理解一个句子就是说: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就是说:掌握一种技术。

不是物质、不是感觉、不是逻辑、而是？

第 200 / 201 / 202 节

当然可以设想,有那么个部落不知游戏为何物,却有两个人坐在棋盘两端,一步一步在那里走棋;甚至具备所有的心灵伴随现象。我们假如看见了,我们会说他们在下棋。但请你现在设想根据某些规则把下棋转换为系列我们通常不会和游戏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一例如转换为尖叫和跺脚。那两个人现在不是按照我们所见的形式下棋,而是叫啊跺啊;不过,根据适当的规则,这些活动是可以转换为一盘棋的。

外观、表象是确凿性的一部分（纯内在主义的相对主义阐释不合理）

我们由此要表明的是,对规则的掌握不尽是〔对规则的〕解说;这种掌握从一例又一例的应用表现在我们称之为“遵从规则”和“违反规则”的情况中……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并不是遵从规则。因此不可能“私自”遵从规则:否则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就同遵从规则成为一回事了。

重要的就是展现出来的对“规则”的遵守表象



实践：有意识的、公共的、可见的
这个就是确凿的

回看的迷途

第 203 / 204 / 205 节

语言是道路的迷宫。你从这一边来,就认得你的出路;你从另一边来,到的是同一个地点,却认不得你的出路了。

患者：我平时心情不好，压力很大，感觉挺焦虑的

医生：你这个是焦虑症……焦虑症会引起……

在现有情况下,我可以发明“一种从来没有人玩过的游戏。但若人类从未玩过任何游戏,竟可能也有个人发明出一种游戏来吗(那当然是从来没有人玩过的游戏)?

先有实践，再有命名

但这正是意向之为心灵活动的奇特之处;它无需乎习俗、技术的存在。例如,可以设想两个人在个没有其他游戏的世界里下棋,哪怕他们只是刚开始下一一接着就被打断了。”但象棋不是由它的规则定义的吗?而这些规则怎样现存在打算下棋的人心里的?

意向，脱离实践，并没有产生什么确凿的东西

但我们一回看解释，就以为我们找出了真正存在的东西
(不同的学派停在不同的点)

言行的共在才是确凿的

第 206 / 207 节

规则就是技术和遵守，那么这种遵守是“正确”的吗？

设想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进行考察,完全不通那里的语言。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说那里的人在下达命令,理解命令,服从命令,抗拒命令,等等?共同的人类行为方式是我们借以对自己解释一种未知语喜的参照系。

行为系统一致，反推语言

我们设想在那个国家里,人们从事着通常的人类活动,看上去也显然使用着一种清晰的语言。细看他们从事各种活动,他们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看来是“合乎逻辑的”。

有重复的，复现的模式

但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之时却发现那是不可能的。这在于,他们所说的、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行动之间并没有合乎规则的联系;然而,这些声音仍不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我们堵住一个人的嘴,后果会和在我们这里的后果一样:没有那些声音,他们的行动就会——我要这样说陷入混乱。

人生活于多情境的，多义，变化的环境中
公共实践 + 语言表述 本身构成一种确凿性

伦理是可能的

因此：

- 1 个体感受并不具有确凿性
- 2 公共性绝不是不可理解的

伦理，即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时间和环境内，凝结在实践中，被语言表述。是绝对可能，且！

生活中真正确凿的，影响着我们（绝大部分是负面影响），让我们想用相对主义消解，用心理学解决，用更大的概念逃避的。都是伦理

现在再回头看基于个人主义的“心理学”的这套“个体探究”：

人格
PTSD
.....